

缘是咖啡与酒

阿伟为

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初相见,也是我和高中好友多年后的再相逢。我们漫步在徐家汇,被球形的、筒状的、不规则六面体的商场吞来吐去。出了门,热风吹脸,进了屋,冷气缠腰。我说,徐汇区是我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地;好友说,这里也是她十七年前初入职场的地方。再往前几年,当我得知我们在同天过生日时,心绪也曾像这样被杯匙搅拌出小小的涟漪。我们被传出教室一半的“密谋”堵在并不难推开的门外,被烫手的祝福声簇拥着前行。黑板上写在“生日快乐”前面的两个名字完美得像刚做出来的奶泡拉花。我们也许吃了蛋糕,也许没有。就像同一幅上海的风景,镶嵌在窗框、眼眶、画框、照相机的取景框里,印象又怎会一样。彼时教室里的同学们是群形状相似、圆润可爱的咖啡豆,情绪的迸发带着青涩和苦味,却又那么真挚而纯粹。回忆一次,添一粒糖,变形的回忆满是青春电影般不真实的甜。而抛却一切调味,与时间两两相宜的我们如今散发着刚好的醇香。我们漫步在徐家汇,去往那些捧着书籍、抱着信仰、环着树鸟花鱼的地方;穿梭在不重叠的香气里,做两只蹩脚的蝴蝶。翅膀旁向路的左边、右边,划半个圈,徐家汇不会记得我们的脚步,但我的文字会。这次来上海,是为了参加新民晚报举办的“新时代新旋律——夜光杯美文分享活动”。飞机驾着祥云,我乘着文字,来赴一场美文的邀约。把写作视为平生挚爱的我也有过躺在灵感积成的谷堆之上,任其腐烂风化的时候。头和脚向下弯折的我把自己别扭成了一把生锈僵直却不怕坠落的弓弦。幸而,美好这个存在总是喜欢呼朋引伴;幸而,这世间有盛放知识、灵魂与自然的地方,亦有盛放希望的地方。哪怕是深藏着希望的缝隙,被心中认定的美好引着路,也能扎下根去。我的文字就是这样被暖着长出了新芽,酿成酒,得以盛在“夜光杯”里。在这座初识的城市,与许多初识的人一起举杯共享。而能见证新民晚报创刊95周年这一美好时刻,也让我深深地沉醉感动。是的,这又是一只会珍藏在我记忆里保存着欢笑和生日祝福的宝箱。只不过,这一次开箱的密码不再是卡布奇诺咖啡的味道,而是让人微醺的“夜光杯”里的酒香。缘是咖啡与酒。人与另一个人、一个地方、一种生命的需求相遇,播下一颗种子,在分开时各自成长、开花、结果。再相遇时,尝一口那颗果实酿出的味道,就能品出这些年来他经历了多少风雨阳光。缘是咖啡与酒。离开上海的那刻,我右手擎酒,左手捧着咖啡。望昨日,情长步缓,我们渐行不渐远;敬明朝,纸短情长,我们相逢不相忘。

每岁双星渡河之夜,同人必为文酒之会,今已九度矣。顾年来云散风流,在吴下者不及其半。惟盛事之难再,感良辰之易逝,爱情小情小性随和,平易近人,熟人朋友来求画,则慨然应允。因广交游,画室内谈笑之士常满座,怕耽误作画工夫,不得已挟画具,偷偷去沧浪亭挥洒画笔。傍晚辄到观前街吴苑茶楼喝茶,被求画的人知道了,纷纷赴吴苑索画,陈被逼无奈,往往经月不敢过去。诸者以学生逃学类比,称之谓为逃画。陈伽鑫的学生,多小说家,作家范烟桥的胞弟系干、侦探名家程小青均师事之。先生论画,有“笔墨宜师古人,意境则在我创”之说。小青对此尤为服膺。程小青的画,据卢溢芳在“祈晴斋随笔”专栏述其“擅花卉翎毛,笔致饶有诗意”。范烟桥更盛道其“所作花卉虫鸟,便娟可喜,仿佛吾乡刘子和(陆廉夫之师)”。搜检雅昌艺术网,可以查到1930年程小青与范烟桥合作的一幅立轴《雪藕红菱图》,画幅右下角由程小青题写“巧果”二字,下署“十九年七夕小青写”,并钤“小青作”三字朱文篆印。画幅正上方由范烟桥题写:星社始于壬戌七夕,

程小青卖画 祝淳翔

例。第一次订润见于1941年12月世界书局版《神秘之犬》,此书为美国范达痕著裴洛凡士探案之六,程小青译。画例印在版权页前一页,不无夹带私货之嫌。具体来说,“扇面册页每幅四十元,立轴以三尺为限每幅四十元,屏条每条照立轴例七折”。而此际的上海风雨飘摇,即将全面沦陷。1943年春程小青重订画例(刊《万象》《大众》七月号),价格涨至“扇面册页每幅一百元,堂幅立轴每尺二百元”,并在起首系有绝句:“乱世文章不值钱,漫漫长夜意萧然。穷途忍作低眉想,敢托丹青补砚田。”同年7月下旬至8月初的《社会日报》,亦可见到类似画例,则将立轴每尺调整为一百元。同时期的《上海日报》《力报》,至少有3篇相关短文,分别撰以小报才子卢溢芳和唐大郎、介绍程小青与书法家蒋吟秋合作卖扇,向读者传递在物价狂涨的窘境下,文士生涯之惨薄可怜。1944年6月30日《海报》,刊出“三十三年春第四次重订”的程小青画例,则将扇面册页、堂幅立轴的价格分别上调至“每幅二百元,每尺二百元”。第五次重订在“三十三年秋”(刊《万象》4卷3期9月号),前述两项的价格已分别涨至四百元。1945年1月26日,范烟桥还在《海报》发表短文《程小青卖

病房中

童伟忠

三人病房,6床靠窗。手术后的姑娘被送进来时,看上去异常羸弱,身体上盖着白被单,宛如一张轻薄的白纸,仿佛风一吹就会飘起来。一位年约五十岁的阿姨小心地帮姑娘拭去额上的汗,姑娘唤了一声:“妈妈”,又陷入昏睡。阿姨眼眶红红的,背转身去,悄悄落泪。半夜时分,姑娘喊痛。阿姨给她后背垫上三角枕,坐在床边,轻抚女儿背脊。直到她睡着,阿姨疲惫的右手仍在机械地抚背。医嘱,术后营养需及时跟上。医院的伙食清淡寡味,姑娘恢复正常饮食后,阿姨早上服侍她吃好早餐,便请病友家属代为照看一下,她要回家烧菜。起初大家听不懂,阿姨家在南昌,回哪个家呢?原来,是去女儿浦东租的房。为节省时间,阿姨一出医院就叫出租车,半小时抵家,正好接上叮咚小哥送来的菜。争分夺秒用一小时做好两菜一汤,再打车回病房。中午,女儿吃上妈妈精心烹饪的菜肴,胃口大好,阿姨多日不展的愁眉第一次舒展开来。除了每日上午两小时“脱岗”,来回奔波烧菜送饭,阿姨几乎寸步不离女儿病床。夜里实在倦了,在病床之间打地铺,一根细绳一头握在女儿手里,一头系在自己手腕上,绳子一牵动,阿姨立马惊醒,随时响应召唤。同病房家属看她满脸倦容,对她说,长期这样吃不消的,请护工阿姨吧,她们都经过技能培训课程,帮病人洗脸擦身、喂药喂饭、翻身换衣、大小便清理,都很专业的,24小时护理费120元,也不算贵。阿姨轻声说,护工的敬业我都看在眼里,护理费也承受得起,但自己一手带大的女儿的习性和心事只有我最懂。再说妈妈就在身旁,对她也是最好的精神安慰。情绪沉闷低落是病人的“常见病”。阿姨说,女儿一直好强,生了这种恶病,打击太大了。女儿老家高中毕业

后,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本科毕业再读研,成绩优异,被导师推荐到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做了两年,升任销售主管,为忙事业,28岁的姑娘还没谈过恋爱,谁知竟然得了这么严重的毛病,上天不公啊!阿姨深深叹息着。“妈妈,我这样子还怎么上班啊?我心里难受。”姑娘痛苦叫唤。阿姨宽慰女儿说,妈妈理解你的心情,但先把病治好,一切就有希望。为逗女儿开心,阿姨抖出女儿小时候的一桩趣事:那时,你只有7岁,端午节妈妈包了许多粽子,怕你贪吃不消化,就用竹篮装了粽子吊在房梁上。哪知你小鬼大,竟向邻居借了晾衣叉子,将竹篮叉了下来,“消灭”了两只肉粽……“啊?怎么从没听你说过?”“给你一点成就感呗!”“妈妈真坏!”“哈哈哈哈哈……”笑声迸发,压抑的病房瞬间有了生机和活力。一段时间后,进入难熬的化疗阶段。女儿恶心呕吐无食欲,最不堪的是掉头发,从一根两根,一撮两撮到一片又一片,爱美的年龄谁受得了?面对女儿“不做化疗”的多次恳求,阿姨心如刀绞,又不得不劝她:坚持就是胜利!做一次又一次,妈妈和你一起咬牙坚持。那天下午,骄阳似火,气温高达37摄氏度。阿姨戴着绒线帽走进病房,女儿吃惊问,这么热的天,为什么要戴绒线帽?阿姨将帽子慢慢脱下,一颗光头赫然呈现在病房里。我们大家肃然无声。女儿哭了:“妈妈你好端端剃个光头干什么?”阿姨平静地说:“和你同甘共苦。妈妈和你一样成了光头一族,你就不会感到孤单了。”“妈妈!”女儿扑在母亲怀中,大哭起来。见多了生死的护士进来换输液瓶,见了这不寻常的一幕,也不禁动容说:“母爱真伟大!”我在病房陪护老伴半个月,有了这些见闻。祝愿这对母女能渡过难关,平安顺遂。



炒麦粉忆趣

陈建兴

国庆期间,沪上连日阴雨,我的胃痛老毛病又复发了,饭难咽,便在网上一买了一包炒麦粉调成糊状充饥,倒也让我的胃舒服了不少。现在,不少青年人已经不知炒麦粉为何物了,但它却是昔日我们弄堂孩子喜欢的食物。母亲常让我拿着面粉袋去长宁路上的那家粮店买一角四分一斤的标准面粉。在中学的时候,我就能在煤球炉上熟练地用铁锅炒炒麦粉,一下午可以炒三个铁锅的分量。炒时要把煤球炉的门关得小一点,火不能太旺,面粉要不断用铁铲翻炒,手臂酸得一塌糊涂也不能停下来,因为若翻炒慢了就会炒焦结块,不能吃了。面粉炒熟后略显焦黄,会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令人顿生馋欲,我会边炒边干吃。炒好后装进几只父亲浸药酒的空大口瓶,外包一块塑料布以防受潮。炒麦粉有两种吃法。一种是用开水冲,用筷子急速顺时针搅拌,看着它慢慢发成厚厚的糊状。有时,“老虎灶”泡来的开水是温的,冲出来的炒麦粉就像糍糊一样,可肚皮饿煞了,也只好将就着吃了。另一种是拌白砂糖干吃。干吃更香,但吃的时候要屏息静气,不然要被呛着的。不过那时白砂糖是计划供应的,母亲只会在过年时加些,平时只让我们用烧菜的“糖精片”冲炒麦粉吃,味道大不如白砂糖。弄堂里几乎家家都用它来给放学后的孩子充饥。捧着饭碗坐在家门口吃炒麦粉,是弄堂的一景。吃到后来就有人来“寻开心”了。有小孩干吃时,旁边的故意在他腋窝下“哈痒痒”,吃的孩子冷不防受此刺激,一下子满口的粉喷到对面孩子的脸上,那小孩顿时满面白花花,成了“小白脸”,而吃麦粉的则干咳不已,连眼泪也咳出来了,令左邻右舍笑弯了腰。一旁的大人会提醒,这种玩笑开不得开不得。所以,在家门口坐着干吃时,眼睛却骨碌碌地转,生怕有人来捣蛋。中学毕业后我去了农场,干的是重体力活,又无“油水”,且是长身体的时候,饭后不久又觉得饿了,只好再吃炒麦粉。最多时,一口气吃掉三大碗。还会将炒麦粉带到田头,饿了就干吃几口。曾经也用井水冲过,那简直与吃糍糊没什么两样。探亲假后,几乎每次都要背一大包回农场,母亲总叮嘱我:“慢慢吃,细细地吃。”可大多数时候,带得再多也吃不到一个星期。炒麦粉在农场战友中也是“友谊粉”。寝室里有人病了,室友会纷纷拿出自己的炒麦粉冲好后端到室友面前,有的居然还撒上一小撮白砂糖。在那个年头,着实难能可贵啊!



摩洛哥得土安“纸片楼” 顾云明 摄

七夕会

白云苍狗,从热衷爬格子的文学青年到埋头刷屏的文艺爷叔,曾经以坐拥书城为乐,如今,我对着塞得满满当当的四面书橱,为它们的结局担忧。年岁上去了,眼力不逮,精力有限,任万千好书在眼前,也只能挑选最心仪的一些来读。其余的,就忍痛割爱散去了吧。若当废品卖,两三毛钱一斤,一麻袋书,仅仅回收四五十元大洋,忒心痛。于是乎,到一家网络旧书交易平台上,摆了个摊位,挥泪卖书。藏书不乏当年走俏的精品力作,果然有人下单了。最先一批出手的有《金陵春梦》《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史记》《汉书》《哲学史讲演录》等有四五十年历史的成套书。最近,又将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杂志挂上平台,《大众电影》《电影画报》《收获》《译文》……隔三岔五,快递小哥上门来取货。成套书籍就去邮局,包裹邮寄比快递便宜。买主大多爽快,下单干脆不啰唆。合理定价是提高销售额的关键。买家看重的是书籍本身的内容和书的品相,有些书我阅读时太过激动,在字里行间画线,或在页眉页脚留下几句感想之类的字迹,这些书就难以挂售。卖出的书籍用心包装好,爱书人都懂的。我在这家交易平台上的好评率、成交率为百分之百。东方不亮西方亮,我还在另一家二手货交易平台上卖书及其他旧物。那里的买主喜欢讨

价还价,有点乡村集市的味道。我在那上面卖掉破壁机、皮鞋、书籍、照相机(包括胶片机、傻瓜机、微单)、车模系列、望远镜等等。一次,我的DF海鸥相机以170元出手,但买家始终没收到货,原来是快递过程中遗失了,为此快递公司还按售出价格赔我钱。二手货交易带来的快乐不仅是盘活资产,收获外快铜钿,有时,为一单生意和买主纠结十来块钱,其实荒唐。文学的本质包含回忆和反思的因素,面对老书旧物,我有浓浓的怀旧心理,但必须重新开始。出售旧物的重大意义是变废为宝,替闲置物品找到一个新的好东家。把旧物品当垃圾扔掉,叫暴殄天

物;而把它们传给下一个使用者,是延续了它的生命。友人做婺源农村助学帮困善事,我挑了一大箱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籍,托他转去赠送给众多学子。网购的诱惑让人欲罢不能,家里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多。到了这个岁数,我向往简单生活。每出掉一本老书,或成交一笔旧物交易,感到身上又轻松了一点。摆摊的经历让我发现,刷屏时代还是有许多喜欢捧书的人。央视有句广告语:“在电影频道不要错过一部好影片,在纷繁世间不要错过一本好书。”舍不得转让的书籍画册依然非常多,我将始终持有,并想精读细品;摆摊卖书,则是带着与往事干杯的浅笑,学会排空,清零,由此感悟别样的美好。

